

亦真亦幻“大洋房”

吴东林

我们村的正中间是一条横贯南北的大路,有二三里地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集市和庙会,就在这条路上,这也是我们村最繁华的地方。在尘封的记忆里,路东有一个百货商店,它是我们村,乃至我们十里八乡的一个主要的购物场所,我们叫它“大洋房”。

这个“大洋房”的名字是老百姓起的,原因是这里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是一个商场,卖一些洋布、洋火、洋蜡、洋油什么的,后来公私合营,这里就成了公家的商店,但叫法却保留下来了,并一直叫到它彻底消失。

在儿时的记忆里,依稀还保留着一些“大洋房”的影子。那是一栋高大的房子,起脊的瓦房,房檐上一溜高高的门楣。房子有两合高大厚重的木门,两个窗户也是又高又宽,敞敞亮亮的。大约在七十年代初,这栋房子拆掉了,随后又在原来的地方盖起了五间不高的平房,这就是新的百货商店。新店的门和窗都油漆成了军绿色,上边镶着一块块明亮的玻璃。不知为什么,这个百货商店也没起个名字,就连一块百货商店的牌子都没有。所以大家还是习惯地叫它“大洋房”。

在那样一个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我觉得这个百货商店的货物还是比较全的。这个店里有三面的柜台。最北面是卖布的,柜台后面的货架上是竖摆着的一卷一卷的布匹,货柜上平摆着的也是一匹一匹的布,有华达呢呀,斜纹呀,条绒呀,哔叽呀,纺绸呀,人造棉呀,后来还有了的确良、涤卡什么的,颜色多是红黑蓝绿灰。花色的也有一些,大都是妇女做衬衣用的。再有大花的就是被面床单什

么的啦。布,还是不算少,只不过光拿钱还是买不了的,这还需要拿一些花花绿绿的布票才能买到。卖布的老大爷姓董,他穿的衣服很一般,可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他的手里总会拿着那根量布的竹尺子,那尺子只有刻度没有数码,头儿上还夹着一截铁的刀片。你如果买布,他会把你挑中的那卷布拿下来,抻开布料,扯住一头,用那把竹尺三拐两拐帮你量好,再用尺子头的刀片拉开一个小口,双手一撕,“刺啦”一声,一块布就弄好了,然后给你叠好,用纸包上,前后也就是几分钟的样子,动作娴熟自然。

店中间的柜台比较长,都是有透明玻璃的。后边也是一排货架子,摆的是一些日用的杂货。像帽子、围脖、腰带、雨伞、雨鞋、脸盆、暖壶、书包,玻璃柜台里有针头线脑、红头绳、棉鞋带、鞭子梢、擦脸油、小人书,还有珠算、作业本、铅笔、钢笔、橡皮、文具盒、账本子,反正是琳琅满目的。卖这种杂货的是胖胖的朱阿姨,她整天是笑眯眯的,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只要是我一去,她就会问我:“小家伙,又想买什么小人书呀?”

最南边这组柜台是以副食为主,也有一些日用杂货。像什么酱油、醋、大盐、甜面酱、咸菜疙瘩还有烟、酒、糖、茶、干鲜果品、饼干口酥。像水果,都是本地产的,南方的香蕉橘子,北方的哈密瓜这些东西几乎没有。干果大都是西边山区的,像核桃、栗子、黑枣、柿饼什么的。家用调料和咸菜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在门市的后院,就是一个小的加工厂,那大大的院子里,摆放着几十口大缸,上

边盖着像斗笠一样的竹“帽子”,这些缸里就是酱油、醋、甜面酱和咸菜疙瘩、疙瘩皮。那个时候,像这种副食是很便宜的,尽管便宜,老百姓不是常买,因为他们把这种东西当作一种奢侈。吃饭,有粮就行;吃菜,有盐就行。如果要买个酱油醋奢侈一下,也是一次只花个毛儿八七的。

“大洋房”里平时去的人也是稀稀拉拉的,遇到集市还相对多一些。要是听说有便宜的棉网套或者有人造棉、维棉什么的,妇女们还是有不少前来打听的。

那时候不会有什么假货,买东西的人不会这么想,卖东西的人也不懂得这么做,因为那时候的工厂都是公家的。比如你买酒,不论是买瓶装的,还是酒瓮里散装的,绝对都是纯粮食酒,绝对不会掺这掺那,更不会去害人。

那时候也不会担心东西会涨价,你春天买一盒“丰收”烟是九分钱一盒,冬天买还是这个价。你在“大洋房”买是这个价,你到县城买也是这个价,你就是走到石家庄、北京,都是一个价。

你拿钱买东西,售货员绝对不会拿你的钱冲着阳光照来照去,看看是不是假币。因为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钱”还能造假。

那时候没有什么售后服务,你买东西一定要挑好,买走了是不给换的。比如你买一个暖瓶,你必须跟现在挑一台电视机一样反复的试好。你要打开瓶塞,用耳朵对着瓶口听半天,听听是不是有嗡嗡的声音,如果有,证明保温性能好,如果没有,可千万不能买。

“大洋房”里是绝对不会砍价的,像针头线脑的小商品,能精确到“厘”。你买就交钱,不买就走

人,价钱是一厘一毫都不能少。

“大洋房”曾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它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物质需求,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内容,它使我们并不绚丽的生活色彩,打上了浓重的时代烙印。

“大洋房”的没落是在八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私营商店、私营摊点的冲击,国营商店跌入了冰点。周围的店铺如雨后春笋迅速崛起,集市上的货摊姹紫嫣红五彩斑斓。面对着这无情的冲击,商店的售货员只能搬个凳子坐在门口,像个观众一样,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的购物洪流,摇头叹息。他们也曾经尝试着把货物从屋里搬到街上,不情愿的与沿街叫卖的商贩为伍,然而,这依然挽救不了它的命运。它营销的固化和价格的死板,是无法在灵活的市场竞争中立足的。

“大洋房”消失了,它死亡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轨过程之中。“大洋房”卖掉的时候,团结奋斗的精神令人震惊,在亚马孙熊熊山火中,人们发现,成千上万的蚂蚁抱成一团,像滚雪球一样,飞速滚动,逃离火海,那噼里啪啦的声音和焦糊的气味是最外层的蚂蚁用自己的身体开拓求生之路时的呐喊,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证了整个种群的延续。”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



吃过晚饭,我和儿子并肩走在公园的林荫路上,微风习习,凉爽舒适,路边的草丛里不时传来蛐蛐的叫声。

我讲起白天在报纸上读过的一篇文章。美国科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将一盘点燃的蚊香放进一个蚁巢,开始,巢中的蚂蚁惊恐万状,约20秒钟后,一只接一只蚂蚁向火中冲去并喷射蚁酸试图灭火,一批勇士葬身火海,但它们前仆后继,不到一分钟,终于将火扑灭。一个月后,这位科学家又把一支点燃的蚊香放到原来的那个蚁巢进行观察,尽管这次的“火灾”更大,但蚂蚁们这次却有了经验,调兵遣将迅速,协同作战有条不紊,不到一分钟,烛火即被扑灭,而蚂蚁无一遇难,这位科学家感慨地说:“小小蚂蚁创造了团结灭火的奇迹。”

儿子听了,沉默片刻,说:“妈,你知道吗?蚂蚁在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团结奋斗的精神令人震惊,在亚马孙熊熊山火中,人们发现,成千上万的蚂蚁抱成一团,像滚雪球一样,飞速滚动,逃离火海,那噼里啪啦的声音和焦糊的气味是最外层的蚂蚁用自己的身体开拓求生之路时的呐喊,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证了整个种群的延续。”

儿子继续说:“蚂蚁是有等级的,它们以金字塔的形式排列着,金字塔的最顶层是蚂蚁国中的蚁后,它是整个蚂蚁王国的命根子,没有了它,蚂蚁王国就会灭亡了,在山火中,被裹在最里层严加保护的就是蚁后。”

“这是为什么?因为蚁后至高无上的地位吗?”我不禁问道。

“不。”儿子娓娓道来,“在蚂蚁的国度里,只有蚁皇和蚁后有生殖能力,如果蚁后死了,蚁群也就灭绝了,所以蚁后排在金字塔的最高层,第二层的是兵蚁,它们没有雌雄之分,性命也不长,这些大个子蚂蚁数量很多,主要任务是保卫蚁巢,每一次保

蚂蚁精神

张露

卫战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兵蚁‘为国捐躯’。金字塔最底层是工蚁,它们一生下来就在工作,为工作而生,为工作而死。”

真没想到,小小的蚂蚁王国竟然这么分工明确,井然有序,这也是这个物种千百年来得以生生不息的秘密所在吧。

不知不觉中,已走出公园的围墙,顺着幽静的小巷,我们缓缓地向着家的方向走去,儿子又一次打开了话匣子,“妈,你看,一只蚂蚁的力量很弱小,呆呆笨笨的,智力也很平庸,但整个蚁群却可以创造奇迹,它们建造的蚁巢复杂而精妙,让人类的建筑师叹为观止,它们团结协作,搬家速度惊人迅速,在重大灾难中为种群延续而做出的牺牲也令人类为之唏嘘,这叫作群体智慧。”

是啊,看似平淡无奇的小小蚂蚁竟然蕴藏着这么多智慧,又一次让我深深震撼和感慨了,“群体智慧”、“蚂蚁精神”,这些词语直到躺在床上还在我脑子里萦绕,多么可敬的蚂蚁啊!

(作者单位:辛集市交警大队)



@张家口公安网络发言人

【被远光灯晃到怎么办】被对向车灯晃时,眼睛尽快躲开发光点,同时闪远光灯提示对方,尽量减速慢行;被同向车灯晃时,有条件的可以使用防炫目后视镜;实在不行还可以减速让道,放他过去。千万不要凭经验或者侥幸心理,更不要做“路怒”族,不理智的采取报复性措施。文明驾驶,安全行车。

@河北公安网络发言人

【准妈妈开车注意事项】1、禁止他人在车内吸烟;2、尽可能避开交通堵塞;3、安装防晒窗帘以缓和阳光的照射;4、孕妇很容易双下肢水肿,尤其是长时间保持坐姿时,这时可以在脚下铺一块踏垫,以便脚腕时能将鞋脱掉或准备一双软拖鞋。

@警民直通车

【警惕“克隆”微信头像行骗】当心不法分子通过克隆微信头像和昵称冒充好友进行诈骗。警方提醒大家:任何人都可以下载您的好友的微信头像。使用同样的昵称冒充您的好友行骗!请勿轻信任何好友发来的借钱、转账、代支付等请求,谨防上当受骗。

@警花娜娜

【灭火器失效不灭火,反而会成安全隐患】车载灭火器对于驾驶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灭火器久放会过期失效。现在的饭店宾馆都会摆放灭火器,但不代表就没有安全隐患。假设发生火灾,使用失效的灭火器去救火,后果不堪设想。提醒:多留意灭火器的有效期,杜绝火灾隐患。



王兵辉 书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警察培训学校)

绽放生命

——写给奥运健儿

贾建军

黄色 白色 黑色 棕色
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国家
怀着同一个梦想
用满怀的激情
把膨胀的青春美好的希冀
与如歌的生命
在奥运舞台

静静地绽放

看 热烈中摇曳着潇洒
粗犷中缤纷着温存
把 奋发挥酒成时尚
让 汗水融化成满脸笑容
当 生命中最撩魂的瞬息定格流芳

六十亿的双手
拍击成一种超越梦想的激情
使整个世界溢彩流章

当晶莹的泪花
伴着如雷的歌声
被冉冉升起的国旗

湿润
人心就凝聚了
一个节日 一次盛会 一个个绽放的生命
传承着一个国家的精神
而这个季节饱受情殇的心灵
注定要溢满精神的沟壑
恣意流淌

(作者单位:成安县公安局)



喜欢书,爱读书,在书中自娱自乐,应该是天生的。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那年秋天,我们住进了抗震简易房,一台地震中被砸坏的缝纫机让公社修造站的师傅们给修好了,摆在简易房的最显眼位置。这是母亲最贵重的嫁妆,她除了每天精心擦拭外,还用纸箱子糊了一个大大的“帽子”罩住。缝纫机“大帽子”外面是用一张报纸糊的。在父亲的影响下,我那时已经认得了不少汉字,对字特别敏感,父亲一下班,我就央着他教我读报纸,认报纸上的字。父亲兴致盎然,我每认一个字,父亲就用钢笔在报纸上的字上面划一个重重的圆圈。

渐渐地,我喜欢上了缝纫机的“大帽子”,喜欢上了印在纸上的字,它们开始逐渐走进我心里。

小时候,爷爷时常牵着我的手去赶集,镇上集市上有一家肉饼店,他们烙的肉饼外形如木柄柄处的木楔子,被人们称为“锅楔子”。“锅楔子”肉饼1毛8分钱一块,爷爷舍不得自己吃,每次赶

集必给我买一块。赶集次数多了,发现镇上供销社有个卖书的专柜,柜台里卖的几乎都是小人书。我被五颜六色的小人书吸引住了,就央着爷爷省下买“锅楔子”肉饼的钱去买小人书。一册小人书在手,那淡淡的墨香钻进鼻孔,味道是那么的浓,那么的香。赶集回家,一册几十页的小人书被我读一路,爷爷无数次地吆喝我“看着脚下的路!”,后来,爷爷干脆领着我穿插着庄稼地边的小路走,生怕我被赶集的人流撞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上中学,镇上邮局售卖各种杂志,杂志悬挂在营业室玻璃窗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封皮。杂志里都登了些啥内容呢?禁不住诱惑,几番思想斗争和节俭缩食后,我订了《辽宁青年》和《半月谈》杂志。当时同学们对自己的伙食费都是分分厘厘地计较,节俭的同学每个月的伙食费仅仅4块5毛钱,我一下子拿出了8块6毛钱去订杂志,也算“败家子”了。订的杂志都会被传达室大爷小心翼翼摆在小窗户口,上面工工整整写着我的名字。杂志到手,真有点废寝忘食,非要一口气读完,就算钻进被窝里也要揣个手电,偷

偷翻看几页。紧张的学业之余读那些跟课本没有多大牵连的书籍,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那时,父亲下班回家后总要看一本书,看完后就放在破旧写字台的抽屉里。究竟是什么书呢?可抽屉上着锁,我很是好奇,终于有个机会把父亲的小钥匙弄到手,打开抽屉一看,原来是两本《封神演义》。翻看几页,立刻就被书里那些神仙和鬼怪精灵吸引住了。眼睛看着书,耳朵还得竖起来,生怕父亲和母亲进屋来。为了看书方便,干脆偷配了父亲那把小钥匙,直到把上下两本《封神演义》给原原本本读完了。父亲知道我爱看书,便很郑重地把两本标价2块7毛5分钱的《封神演义》送给了我。这两本书被我珍藏进书橱,心想等哪一天老了的时,我也会把这里面的故事讲给下一代听。

后来,我入伍当兵,新兵连驻地是在一座深山中,枯燥、艰苦的训练之余,只有伴着书籍渡过。一次偶尔收听电台的节目,里面竟广播了我们连队拥政爱民的一则简明新闻,尽管只有31秒长的节目,足以让我们兴奋无比。新闻是部队的一名老兵写的,我羡慕极了,便



书的记忆

冯立城

萌发了新闻写作的想法。当时北京电台正举办“一封家书”征文比赛,我以身边实事投寄了一篇《新兵班的家书》的征文稿件。稿子寄出以后,我天天抱着收音机听,13天以后,我的这篇征文在节目中播出。我当时兴奋得直掉眼泪,读书和写作的欲望愈发强烈起来。

我参军的部队在北京。每到周末,连队会给几个小时的外出购物时间,不少战友会借这个时间去颐和园、故宫等地游玩。我则要去王府井的新华书店看书和买书。为了赶时间,前一天晚上要给通讯班借来一辆自行车,顶着晨星从郊外往王府井赶……当兵几年,北京的名胜古迹没咋去过,王府井的新华书店哪一层卖啥书我都如数家珍。退伍回家,我除了几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就是两大木箱书籍。

在部队的日子里,读书和写作走进了我的生活……

(作者单位:滦南县消防大队)



擒凶

毛志鹏

天罗地网壮声威,
岂教恶徒插翅飞。
警民一体翻怒火,
兄弟八方走惊雷。
层林田垄细搜索,
铁流呼啸夜昏黑。
雨似汗落云成袖,
战旗猎猎竞芳菲。
晨曦初上草增碧,
忽报健儿擒敌归。

(作者单位:枣强县公安局)